



刘进教授谈捐 1 亿元奖励 和夫人商量后做出决定

1 亿元捐款,从何而来?

捐赠的 1 亿元,来自刘进及其带领的团队完成的两次科技成果转化所得。

2020 年至 2021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宜昌人福药业签署了两项专利许可及项目开发合同,合同总金额为 7.5 亿元。因两项合同涉及专利均由刘进及其团队研发产出,按照华西医院“科技成果转化九条激励政策”,刘进个人获得了 1 亿元奖励资金。

作为我国著名的临床麻醉学专家,刘进带领团队一直致力于麻药相关研究。上述两项成功转化的成果分别是“新型骨骼肌松弛药物”“超长效局麻药”两类麻醉新药。

2021 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与宜昌人福药业以总额 5 亿元人民币签订 2 项联合开发新型骨骼肌松药技术合同,其中包括合作开发协议 4 亿元人民币以及 5% 的年销售收入提成,专利许可协议 1 亿元人民币(中国范围)。该药是全麻用药中的一类,具有起效快、恢复快、蓄积小等特点。

此前一年,双方就“超长效局麻药”达成合作,签署了价值 2.5 亿元的专利许可与合作开发技术合同。在当时,这不仅创下

了华西医院技术转让费之最,也是四川省医院的专利许可费最高纪录。该药的最大亮点在于药效可达 50 小时以上,是现有品种作用时间的 2~5 倍。

据川大华西医院微信公众号披露,上述 2.5 亿元包括专利排他许可费用 5000 万元和合作开发合同金额 2 亿元。按照该院规定,一线科研团队可获得专利许可费的 80% 奖励,即 4000 万元。另外 2 亿元研发经费,除医院提取 10% 管理费和资源占用费外,90% 将由科研团队在研发该项目时自主支配,即团队支配 1.8 亿元用于项目研发。

这笔钱为何投用于规培?

捐赠仪式上,刘进表示:“我从事研究和转化 20 多年了,在规范化培训这条路上也走了 20 多年了,希望这笔钱能让更多的规培医生和老师们在这条路上继续前进,为基层培养更多合格的‘健康守门人’。”

除了是麻醉领域的权威专家,刘进还是我国现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就是让毕业的医学生在医院经过规范且“魔鬼”的临床训练,尽快进入医生的角色。

刘进认为,合格的医学院毕

业生就是“毛坯”,实施规范化培训的意义在于要把他们培养成能独立行医的合格医生,同时能促进医院的学科发展。

按照此次捐赠协议,凡是在国家和省级住培平台上注册培训基地为华西医院的所有身份住院医师,包括社会人、本院职工、外院委培(含西藏委培、全科定向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华西医院住院医师带教师资(含住培导师)将在评优、出国交流学习等方面获得基金支持。

之所以长期致力于规培制度建设,源于刘进的经历。

刘进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第一位硕博连读的临床医学博士,也是我国第一位临床麻醉学博士。他于 1982 年从湖北民族学院医学院毕业,1988 年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后更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89 年至 1993 年前往美国做博士后、研究学者和访问助理教授,从事麻醉学的科研和临床工作。

留美期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临床医学的各个专科都有成熟的统一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只有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医师才能独立行医。

在他看来,中国医师的培养应该由小作坊里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向大规模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方式转化。

2000 年,刘进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作为优秀人才引进时,提出了要在华西医院全面开展“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计划。

目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之一,在国家基地评估中名列前茅。该院麻醉科已连续 11 年在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的《中国医院最佳专科综合榜》排名全国第一。

20 年来,刘进所在的麻醉科专业基地已经培养出约全国 5% 的青年麻醉医师、约 40% 的麻醉科主任。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 20 个麻醉医生中,就有 1 人在华西接受过一年及以上的培训。

在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刘进曾在 2003 年~2013 年连续十年提出“建立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并将其费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的议案和建议,并最终为国家采纳。2013 年底,七部委联合正式发文,在我国全面实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财政部每年也为此从国家财政预算中下拨专款。

在刘进看来,顶层设计缺陷和国家投入不足是目前住院医师规培发展滞后的两大障碍。刘进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一个学医的孩子出来,工资连当地平均水平都达不到,那怎么吸引更多优秀的孩子从事医学?”

(据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9 月 28 日,“川大华西医院获捐 1 个亿”登上微博热搜。

9 月 27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麻醉手术中心主任刘进向医院捐赠 1 亿元,设立规培专项基金,用于激励住院医师、带教师资,提高住院医师临床能力。这笔资金来自刘进的科技成果转化所得,这也是我国首个由个人捐赠设立的专项规培发展基金。

对于这笔数额不小的捐赠,65 岁的刘进坦言:“1 亿元,不是个小数目。如果把这笔钱用于我们一个小小的普通家庭去度过更为舒适的退休生活,我们认为是一种浪费,而捐赠给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的事业,更具有社会意义,更能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因此我与夫人商量,做出了这个决定。”

(上接 08 版)

以“支教”之名作秀? “长期支教减轻学校负担”

“善吟共益”公众号显示,机构的公益项目包括希野计划、支教旅行、童心空间,以及一年一度的 ODP 创新支教项目。其中,“希野计划”为长期支教(周期为一学期);童心空间为校舍改造;ODP 创新支教项目则面向留学生、大学生群体,开展暑期助学活动。龙晶晴表示,“希野计划”是机构的主要运营项目。

目前,“希野计划”已在腾讯公益平台上线,收款机构为无锡灵山慈善基金会,筹款目标为 50.3 万元,已收到 7.2 万元。项目预算显示,1.5 万元用于教具、体育器材购买;2.7 万元用于培训;19 万元用于补贴长期支教老师,每人 1000 元/月,19 万元用于老师们的房租、水电、餐补等,每人 380 元/月,2.4 万元用于支教老师生活器具准备;5 万元用于支付项目经理,每人 1000 元/月。公募机构管理费为 1.5%。

龙晶晴告诉记者,传到网上的视频里,部分横屏视频是商业摄影团队自己带设备,免费帮忙拍摄的,“包括帮我们拍纪录片做推广,他们都不收取任何一分钱的。过去我们没什么钱,他们以摄影志愿者的身份过来,都

是自己掏腰包过来参加项目。现在基本也是。”

记者联系到上述摄影团队,该摄影团队李姓负责人对网上的质疑颇为不屑:“我们的拍摄重点怎么会是她?我们要记录的不是她个人。是我们公司觉得支教这个事有意义,组织我们去拍的。我们自己也认可这个事情。每次我们就是去 4 到 5 个人,2019 年的话应该是六七个人。”

据他介绍,他们是通过别的摄影师与龙晶晴认识的,时间是 2017 年,随后受邀到湘西山区帮忙拍摄。“像这类大规模的,每次去都是在暑假期间,每年也就去这么一次,加上行程全部时间应该是 8 到 10 天吧。善吟共益也有好几个队伍,我们会分批跟,每支队伍跟 1 到 2 人,进一个村。记录的,应该说是整个十天下来所有人的行为吧。”

湘西州凤凰县板井小学原校长唐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现有条件下,有支教老师优于无人到访,“我们这里 95% 都是留守儿童,没有人陪他们玩。他们(支教旅行的老师)来的时候,小孩能有七天的快乐,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孩子们很缺少关爱。”

唐华还表示,相处了几个月的支教老师走时,孩子们和他都会很伤心。几轮过后,当形成了未来会有新老师到来的预期,学生

们开始能够慢慢习惯这种分离。

在善吟共益的其他项目点,当地对支教行动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对拍摄视频的行为是否会反感?记者联系到花垣县边城镇南太村、磨老村两村的村支书。善吟共益往两个村庄的小学都派驻了长期支教老师,并在当地举行过支教旅行活动,拍摄过短视频。

意外的是,相对于网络上的舆论无比汹涌,当地却似乎没有太多的波澜。

对龙晶晴的支教旅行、拍视频和引起的舆论,村支书们似乎不太在意,表示对具体情况不清楚,但也称没听过当地人对她的负面评价。而提到长期支教的老师时,他们的话多了起来,且均表达了认同:“很辛苦,也很认真”“真的在做支教、做实事”。其中一名村支书直言:“(当地)人家对她(龙晶晴)没有什么评价,人家只是说那里支教的两个老师很辛苦。尊重的是支教老师,不评价创始人。农村都是讲究实际的。”

随后,记者联系到两村的小学校长。对于龙晶晴团队在当地拍摄短视频,磨老村小学的龙校长表示印象里应该是在寒暑假期间,学校不上课,可能善吟共益的团队跟孩子约定了去拍照。“校方不参与。我对拍视频的情况不清楚,也不知道她的视频发在哪里。至于带孩子玩,大部分家长应该

还是支持的,假期嘛,农村孩子也没事做。”龙校长说道,“比如这个学期在搞那个夏令营活动,他们带长沙的一些孩子和我们村的孩子互动,还是蛮可以的。”

提到长期支教老师时,龙校长的话一下子多了起来:“这些老师工作还是可以的,在学校实实在在地做事。非科班出身,没有系统学过教育心理学等课程,但孩子们热情很高。”龙校长表示,之前学校对教学的要求变严格后,有些支教老师还是经受住了考验,现在还有老师继续在这里教书。但他也提到,曾有一学期来过四个支教老师,但后续都受不了,离开了。“他们没有教育局给的工资,收入和生活费也不高。”

磨老村小学共有学前班到六年级共 7 个年级 132 名学生。除 8 名本校教师外,这学期来了三名善吟共益的支教老师。当记者提到“支教老师的频繁流动会不会成为负担”时,龙校长直接予以否认:“不会,学校没有负担。”随后,他又补充道:“支教老师过来肯定还是可以的,能减轻老师的一些负担。”

南太村小学的吴祖恩校长告诉记者:“我觉得我们的学生是很喜欢她(龙晶晴)的,因为召集学生也是她们自己召集。我一般不在场,因为她们来(支教旅行)的时候一般是假期,像中秋节的时候

候也来过。我觉得,她在南太村也是做善事。她们的活动不占用上课时间,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就是来做一些公益事业,我们学校这边没有花费什么,没有损失。”最后,他表示:“不管从什么角度来说,龙晶晴对乡村教育应该还是很关心的。至于网络上说的,那具体内幕我搞不清楚。”

据吴校长介绍,学校有学前班到五年级共 6 个年级,目前加上 2 名善吟共益派过来的长期支教老师,全部有 8 名老师。这些老师跟其他老师一样,受校方管理,“每周十六七节课,语数英都教”。善吟共益是先与当地教育局联系,再派老师到村里,与学校签订时长为一学期的合同。吴校长提供了一张题为“支教共建协议”的照片,甲方显示为南太小学,乙方为长沙市善吟共益助学服务中心,协议周期为 2021 年 9 月 1 日到 2022 年 1 月 28 日。

“以前我们是一人一个班,从早教到晚。”吴校长说道,“有支教老师还是有好处的,能增加一点新鲜血液,减轻老师的负担。”

发稿当天,记者从善吟共益获悉,机构已经召开理事会,进行复盘整改。长沙市民政局已经安排了第三方审计到机构进行内部审查。而针对网上不实言论,龙晶晴表示“正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